

# 秦嘉谟《世本辑补》述评

## ——兼论秦氏的剽窃之嫌

王 玉 德

清代盛行辑佚，尤重《世本》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曾讲：“（清儒辑佚）古史中的《世本》及《竹书纪年》为主要品。”现存刊行本，有金溪王谟二卷、承德孙冯翼一卷、嘉兴陈其荣二卷、江都秦嘉谟十卷、武威张澍五卷、通州雷学淇二卷、高邮茆泮林六卷（以下简称）。尚有近人王梓材作《世本集览》，有目无实。1957年商务印书馆将诸本合编出版，名之曰《世本八种》，此书附有简略的校勘记，匡谬正俗，颇惠学人。

但是，本世纪以来，几乎没有人对清辑《世本》逐本研究，有关的史学史著作很少评论《世本》，对诸辑本的褒贬不一。本文拟对秦嘉谟辑本加以论述，并兼评其它辑本。

秦嘉谟，字味芸，江都（今江苏阳都）人，嘉庆年间在世。秦的《世本辑补》有琳琅仙馆刻本，嘉庆二十三年刊行。秦本包括《自序》、《诸书论述》、《世本篇目》和辑文。辑文有《帝系篇》、《纪》、《王侯谱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大夫谱》、《传》、《氏姓》、《居》、《作》、《谥》共十卷，是清辑本中篇目最多者，其字数几乎相当其它六个辑本之和。正因为秦本的内容最丰富，所以我们要专门进行评论。

## 一、秦本的长处

### 1. 详考《世本》篇卷

对《世本》旧貌研究得最全面、最细致的是秦本。在每卷标题下都有秦注，如《帝系》篇名有160字的小考，《王侯谱》有400字小考，《氏姓》有300字小考。秦本在辑文的字里行间夹杂一些见解，如在“田敬仲完世家”条，秦以《史记索隐》等考证得出结论：“据此，则《世本》自春秋及战国诸侯，皆有世家，于此可见。”在《传》“魏武子”条又云：“可见《世本》世家外复有传。”

秦本中的《诸书论述》也很有价值，比其它几个辑本更详，引书有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十几部，排列了古人的看法，为当今学者研究《世本》提供了线索。

其它辑本中，张本对《世本》的篇卷也有考订，只有明辨了《世本》原有的篇卷，才能把辑文妥善归类。

### 2. 揣摩《世本》义例

辑佚古籍，应当了解原书作者的写作习惯，秦本对《世本》有初步探讨。秦在“卫世家”讲：“按《世本》原文有两例云，某公生某公某，某生某公某。此下蝉联相及，其一例也。承上某公生某公句，又云某生某公某，如此相接，则又一例。”在“吴太伯世家”，秦本有具体考证，他注云：“《史记》诸世家，皆云某公卒，子某公立。而《世本》原文存者，皆云某公某，生某公某，哀公将生悼公宁，宁生元公嘉之类，诸条皆然，盖其义例如此，今皆约举《史记》，以从《世本》。”

其它辑本中，雷本也注意考证《世本》义例，雷氏在《卿大夫》“召穆公”条注：“淇案此约词，非原文也。康公至穆公百八十余年，传世不应如此之速。”只有明辨《世本》原来的行文格式，才能准确收录辑文。

### 3. 考察古人引《世本》的义例

《世本》已佚，只能从古书中辑得一部分，只有了解古代学者引用《世本》的规律，方可重新辑文。秦本对此多有论列，指出古人引《世本》有约举一句例，也有约举一、二字例，还有散引例、仅引无者例、省略《世本》书名例等。如秦本“閭邱”条出自《氏族略》，秦注：“《氏族略》虽未明引《世本》，然于此条下即云《释例》、《公子谱》皆略，惟《世本》详焉，则此皆《世本》。”在“冯氏”条，秦注：“《姓纂》引此书，不著书名，然下即云：‘《世本》又曰。’则此条为《世本》原文无疑，抄写者脱去二字故耳。”一个“又”字，表明前后皆为《世本》文，这是古人省略文辞的习惯。

其它辑本，对《世本》义例缺乏考证。

### 4. 考订佚文

秦本对《世本》佚文的考证用力颇勤，远胜于其它辑本。秦氏发现有“衍”“脱”“误”三种情况，如在《氏姓篇》“巴”条，秦注：“此下复有‘公巴公巴’四字，疑衍文。在“息”条，秦注：“《潜夫论》误作自，脱落故也。”在“耿”条，秦注：“今本误作觚，盖耿字传写之讹。”

秦氏还发现佚文有“音通”“义通”“形近”三种情况，如在《传》“辕氏”条，秦注：“辕、爰古音本通，《左传》爰田作辕田。”在“世叔氏”条，秦注：“案《春秋》昭三十二年经称世叔申，而传皆言太叔，盖‘世’与‘太’古义相通。”在《氏姓篇》“郤氏”条，秦注：“《潜夫论》郤作郚，古字通。”

此外，张本、雷本、茆本、陈本对佚文也有考证，各有见解。

秦本还注意交待辑文的取舍原则，主张大量查寻古籍，但秦本辑佚的范围过于宽泛，在《帝系篇》、《姓氏篇》加进了一些补辑文字，茆泮林在茆本的序言评论秦本“所补者类皆司马迁、

韦昭、杜预之说，注欠分晓，多与《世本》原文相汨，转觉《世本》一书荡然无复疆界矣。”我认为茆氏的评论属实，秦本的问题不仅在于自乱其例，更重要在于学风，有必要搞清其伪劣行为。

## 二、秦本有剽窃之嫌

学者最忌掠人之美，称为文盗。秦本刊行时仅署秦氏一人之名，实际上是在祁承爌、洪饴孙的辑本基础上完成的，秦氏埋没了祁、洪的学术成果。

历史上第一个辑佚《世本》的是南宋人高似孙，他在他的《史略》介绍了辑佚《世本》的情况，可惜其辑本已失。第二个辑佚《世本》的是明代人祁承爌，他抄辑《世本》二卷，未刻，底本被孙星衍收藏，后归秦嘉谟，成为秦本所据蓝本之一，原本已不得见。祁承爌，字尔光，浙江山阴人，明万历进士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有他的名字，《四库全书》载其《牧津》四十四卷，他在《澹生堂藏书训略》谈到他的辑佚情况，秦嘉谟在秦本自序谈到“又复得孙观察星衍所藏澹生堂抄辑《世本》二卷。”但秦氏从未讲过他的书中包含了祁氏辑本。

洪饴孙是洪亮吉之子，字孟慈，嘉庆举人，曾任湖北东湖县知县，48岁时暴卒于任官。他生前完成《世本》辑本，未及刊行。洪本的情况，可以从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》中的洪氏《世本辑补·序言》加以了解。洪说他用十多年才辑完，之所以如此重视《世本》，原因在于要恢复春秋之旨、史官之法。洪氏的观点，在他的《史目表》反映得很清楚，他列《世本》为纪传体之首，对《世本》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志、表均引书考证，倡一家之言，为后来者采纳。由《史目表》亦可证明上面提到的那篇序言确实是洪的，对考证秦嘉谟所辑《世本》的序言可以对照考证。

洪饴孙辑佚《世本》，有旁证材料属实。他的后人洪用懋在《史目表·后序》云：“孤露不知珍护，乡党转辗传抄，日久遂至遗失。”时人赵怀玉也有论述：“孟慈好学深思，实事求是，敦经悦史，枕藉有年，尤好《世本》之学，自羁贯就塾，即留意是书，以司马子长、韦弘嗣、杜元凯皆能述《世本》，乃先取三家之说补之，次则诸经义疏、诸史论说，以及山经地志、姓纂韵书，靡弗殚究，以资援证。越十年，而其书乃成，用志可谓勤矣。”（见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》）赵怀玉，武进人，字亿孙，乾隆举人，他学识渊博，与孙星衍、洪亮吉、黄景仁并称“孙洪黄赵”，闻名一时，他在73岁时，应洪饴孙之子文然之请，为洪的遗书作序，写了以上这段文字，从中可见赵怀玉看到过洪饴孙的辑本。

清代道光年间学者李兆洛对洪饴孙的辑本颇多赞誉，他说：“近世为《世本》之学者颇多，然多采摭残碎，约略编次，杂而不贯。独孟慈此书，钩稽义类，厘讹补缺，能使《世本》复还旧观，用力甚至，有裨于承学之士甚大。”（同上）据此可知，李兆洛对洪本很了解。

今人陈梦家撰有《〈世本〉考略》，认定洪饴孙确有《世本》辑本，理由是其书见于孙氏《祠堂书目》、黄体芳《江苏采进书目》，纽树玉《匪石遗文》载洪孟慈《世本辑补跋》、陈方海《计有余斋文集》载《洪孟慈传》、李兆洛《三国职官表序》均谓有此书。

秦嘉谟剽窃洪本之事，在嘉庆道光年间已有传闻。茆泮林在其辑本的《序》讲：“洪饴孙所编四卷，外间俱未见，江都秦嘉谟因其书作《世本辑补》刊行。”

李慈铭在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也讲：“是洪书本十卷，今秦书亦十卷，近时吴中人皆言即洪氏书，秦实无所增加，而盗为己有者。”李慈铭陈述了两条理由：“（1）案秦嘉谟补辑本自序，

称原辑仅得六卷，复得澹生堂抄辑《世本》三卷，又于孙渊如观察处购得洪大令饴孙所编底稿十卷，较原辑增十之三四，爰延顾君千里详加校阅，其体例悉遵洪氏云云，其后题嘉庆丙子九月。

(2) 据茆序则当时耳目所接，与秦同辑此书，而秦先刊行也。”

孙殿起在《贩书偶记》也有四点考证：李兆洛《三国职官表序》明证其一，吴县组树玉《匪石遗文》明证其二，鄱阳陈方海《计有余斋文集》明证其三，瑞安黄体芳《江苏采进书目》明证其四。孙讲：“曩闻人言，此系阳湖洪饴孙所著，终未敢深信，近考此书，非秦氏撰。”

洪本原貌已不得窥见，但其序尚存。我将秦嘉谟在嘉庆丙子年（1816年）作的序与洪饴孙在嘉庆龙集戊辰年（1809年）作的序相比较，发现有明显的相同处：

洪序：“饴孙自束发受经……。”

秦序：“嘉谟自束发受经……。”

洪序：“时嘉庆龙集戊辰祀灶前一日阳湖饴孙序。”

秦序：“时嘉庆丙子秋九月江都秦嘉谟识。”

其它内容，除秦序在文中有“又复得孙观察……而成”四十字之外，其它一字不异。

秦窃洪稿已是铁证如山。治学贵在诚实，秦氏在借鉴洪稿时，应标明哪是洪本，哪是秦本，应说明秦本中有多少条是洪本和祁本，应保存洪本原序，不应把洪氏的研究贪为己有。

秦氏怎么敢贪天功为己有？我认为原因在于洪饴孙暴卒，秦氏见洪稿超过自己的辑稿，乃并而刊行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洪饴孙的后人还保存有洪氏的序文底稿，且有洪的故友知晓其事。

将清代辑佚的《世本》进行比较，大抵是愈晚成书的愈好。各本的特色是：茆本是单纯的辑本，不加注文，仅在若干辑文下有简单的说明；张本是辑佚加补注，颇见功力。王本成书较早，草创难免简略；孙本中的孙星衍《重集〈世本〉序》有见地；陈本

能从佛经字书中辑佚；雷本重视比较方法。如果我们要重新整理一个新的《世本》辑本，秦本最有参考价值，可以据之考源逐流。当前急需把所有的《世本》辑本综合起来考证，去伪存真，补充新发现的佚文，在廿一世纪到来以前完成重订《世本》，早日恢复这部先秦要籍旧貌，我们盼望着它的问世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中师大历史文献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## 释“丰水有芑，武王岂不仕”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，美武王继文王作丰而作镐京也。诗曰：“丰水有芑，武王岂不仕。”《晏子春秋·内篇·谏下》引下句作“武王岂不事。”传曰“芑，草也。仕，事”，笺云“丰水犹以其润泽生草，武王岂不以其功业为事乎”，皆未畅诗旨。《礼记·表記》引“丰水有芑”，郑玄注以“芑”为枸杞。枸杞非水中所生，当以传训“芑”为草为是。今案“丰水”当喻指文王所作之丰邑，“芑”当谐音为“继”。上古芑读溪母之部，继读见母支部，溪见旁纽，之支通转，二字读音相通。“岂”当读“其”。上古其读群母之部，岂读溪母微部，群溪旁纽，之微通转，二字音近相通。《汉书·魏相丙吉传》“岂宜褒显”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曰：“岂，犹其也。……《吴语》曰：‘天王岂辱哉之。’《燕策》曰：‘将军岂有意乎？’《史记·魏公子传》曰：‘我岂有所失哉。’岂字并与‘其’同义”。“不”，语辞也。《尔雅·释丘》“夷上洒下不𡵓”，郭璞注曰“不，发声”。《玉篇·不部》云：“不，词也。”《小雅·车攻》“徒御不惊，大庖不盈”，传曰“不惊，惊也；不盈，盈也”。《楚辞·招魂》“被文服纁，丽而不奇些”，王逸注云“不奇，奇也。”“仕”之读“事”，当训“继”。《玉篇·史部》曰：“事，奉也。”《说文·升部》曰：“奉，承也。”是“事”有遵奉、承继之义。诗曰“丰水有芑，武王岂（其）不仕（事）”，即“丰水有芑，武王其事”，谓武王继文王作丰之志而作为镐京也。

• 刘运兴 •